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二十回 懲奸佞罪不容赦 褒忠良開復原職

奸向奸來忠向忠，忠臣奸黨心不同。 忠懷信義保社稷，奸藏計謀賣九重。
終須辨出忠奸跡，各有聲名轉洪濤。
忠義人聞皆稱贊，奸佞世曉罵萬冬。

話表索艾裝死不動，尹愛非扯索艾去見駕辨明真假不可，說：「你若不起來，我把你拖上金殿。」言罷，俯身把索艾胳膊抓住，向上一提，拉著就走。正走之間，聞前面有人高聲喊叫：「聖旨下。」尹愛停步，抬頭見是田貴，手執金牌，後隨眾御林軍。走近前，田貴把金牌一舉說：「尹愛怒打國老，罪不容赦，該綁赴法場，同反臣張鵬翻、犯臣郭秀即刻斬首。」喝令御林軍近前拿人。尹愛聞言，大喝一聲：「誰敢綁我？」眾御林軍面面相覷，不敢近前。田貴說：「尹軍馬，莫不成你是反了嗎？竟敢頂旨。」尹愛說：「反了有何難！」喇啦亮出殺人劍，要殺田貴。田貴見事不好，忙奔金殿去了。

尹愛方要趕去，馮相爺忙攔住曰：「不可！田貴是奉旨而來，你不服綁，他必奏你反朝廷。你若入朝，豈不是有驚駕之罪。」尹愛說：「此時還論什麼驚駕不驚駕？」

正然講話之間，忽聞三聲驚天大炮之聲，尹愛即刻把張公繩鎖解去，說：「這炮聲定是郭大人廢命。」剛要向法場奔，只見黃門官自外而入。尹愛問：「何事驚慌？」黃門官說：「於大人征北回朝，帶領反王胞弟進貢獻表，現在午門候旨見駕。」

尹愛說：「你到金殿從實啟奏，免你前愆。」黃門官允之，急速上殿，正遇田貴跪奏：「尹愛反朝。」黃門官跪奏：「尹郡馬並未反朝；現有於成龍奏凱回朝，在午門候旨見駕。」皇爺聞奏曰：「宣召於成龍見朕，並尹愛等一同上殿，朕分曉明白。」張公聞宣，又把繩鎖帶上，隨於成龍到金殿，俯伏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臣來參駕。」皇爺見張鵬翻身帶刑具，冠帶皆無，口中不言，腹內默想：「張鵬翻若果反了，焉肯輕易受法。他殺巧龍，內中必有緣故。」想畢，眼望於成龍曰：「遠征勤勞有功，未負朕命，命內監賜繡墩坐下。」於公謝恩落座。

未等於公奏明征北之事，忽皇爺故意含嗔問張鵬翻曰：「朕有何虧負於你？你竟目無王法，倒反朝綱，該當何罪？」張鵬翻俯伏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臣該萬死不辭！吾主命臣征南，回朝未有捷報，大約兵部田貴殆壓住未轉奏，反倒奏臣謀叛。」

皇爺問曰：「你在朝門劍殺國舅，這就是藐法反朝。」張鵬翻復奏：「馮太師帶領廣西梁亞元有辯白郭秀之冤，索艾之兩個兒子假傳聖旨，阻擋朝門。臣求黃門官代奏，兩位國舅阻攔黃門官，不准轉奏。臣出無奈，急躁間把巧龍殺死是實，並非倒反朝綱。」皇爺曰：「朕料你不敢謀叛。那尹愛領旨拿你，他為何毆打國老？目無法紀！」張鵬翻奏曰：「尹郡馬奉旨拿臣，臣即受法，欲見駕辨明是非。索國老口傳聖旨不用見駕，令郡馬將臣推到法場與郭秀一齊斬首。郡馬不聽其言，國老嗔怒，把頭去撞郡馬，郡馬躲閃，國老一頭撞空，自行跌倒，刁賴郡馬怒打。郡馬豈可越理打人！」皇爺聞奏，腹內默想暗思：「馮太師帶領亞元見朕，必是代郭秀辯本。國老阻擋不准見朕，及假傳旨意，大約郭秀必有屈情！」左思右想，知其中私弊極大，遂命金瓜武士：「把田貴綁了。」又命侍衛去鎖拿索艾。皇爺曰：「巧龍假傳聖旨，妄阻諫言，理應殺之，與卿無罪。」乃解去刑法。張鵬翻叩首謝恩，正了官誥。皇爺賜座，張公謝座。皇爺曰：「張愛卿所言馮閣老帶領亞元梁懷玉見朕，所為何故？」

張公曰：「為臣勿庸多奏，宣他上殿面奏吾主，一問便知分曉。」

皇爺遂命黃門官去宣召馮相帶同梁亞元上殿，說：「朕當問話？」

黃門官去訖。

又向尹軍馬曰：「你本無罪，暫且歸班。」只見眾侍衛把索艾拿到。皇爺曰：「且押在田貴一處。」遂押殿角以下。又見馮相爺帶領梁懷玉俯伏丹墀，梁懷玉口呼：「萬歲，小臣參駕。」

皇爺問曰：「梁亞元有何事故？見朕來奏。」梁懷玉口呼：「萬歲，小臣情願替恩人郭秀一死。就是桂林府眾庶民百姓，若知郭恩人綁在法場，皆願替他一死。」皇爺問：「郭秀在桂林府有何好處？」梁懷玉遂將郭秀秉公無私，溪山縣有一土豪惡霸倚仗他外甥同江之勢，又是索閣老義子，又是田兵部妹丈，姓宋名雷，搶擄良家婦女，霸佔百姓田園，無處訴冤；小臣之胞妹清明去祭掃墳墓，被強徒宋雷遇見擄去，小臣赴廣州府在郭恩公台下喊冤，郭恩公私訪明確，被宋雷看破，多蒙石林救出等事，一一奏明。

於成龍口呼：「萬歲，郭秀有恩於民，保國盡忠，吾主不可斬他。」皇爺：「是朕一時不明，誤信索艾之言，險些誤了大事。」於成龍又奏曰：「宋雷在廣西行竊與同江謀反大逆，莫說有梁懷玉為證，還有作證之人。」皇爺問：「還有何人作證？」

於成龍奏曰：「臣領旨意征北，不曉兵法，田貴所選的軍卒皆是老弱殘兵，焉能討來降書降表。臣領兵出京不遠，田貴、索艾派了他的心腹之人偷營劫寨，去殺微臣，幸有石林相助，殺了五名，縛住二名，不然臣已作了刀下之鬼，焉能重見吾主。」

臣仗吾主洪福征北，多賴白玉、石林執掌軍營大事，方能討來降書降表，班師回朝。現有番王之弟，在朝門外候旨。」皇爺忙問：「這白玉是當日在法場被風刮去的白順天否？」於成龍曰：「正是此人。」皇爺問：「石林、白玉二人一向在何處存身？」於成龍奏曰：「石林棄職逃到廣西，投在土豪宋雷家中存身，探訪動靜，所行之事，宋雷、同江謀叛大逆，他知之最悉。郭秀私訪，被宋雷看破，石林救出郭秀，拿了宋雷。後領郭秀之命，護送梁亞元兄妹送親保定府。路中相遇石林，就隨營效力，那一夜石林立下頭一件大功。」皇爺問：「是何功勞？」

於成龍又奏曰：「兵部田貴暗差去八名將官，內中就有田貴姪男二人，偷營去殺微臣。多虧石林等眾人保護微臣，殺了五名，逃走一名，擒獲二名。為臣審問方知田貴所使。現在帶在朝門外，請聖主嚴訊，便知端底。」皇爺聞奏，遂刷一道赦旨，將郭秀赦回。不一刻郭秀進朝，來至金殿叩謝不斬之恩。

皇爺降下諭旨：「提二名偷營賊，朕當親訊。」指揮官領旨，帶領侍衛來至朝門外，向押解官言聖上有旨，親訊二賊情由。押解官聞言，把二犯交清。眾侍衛把二賊押上金殿跪倒，金瓜武士用金瓜壓著二賊脖項，不令動轉，令二賊報名供招情由。二賊說：「我名蔡英，我名段成，兵部田貴遣國老索親派我武弁六人，還有田貴二姪男，令在半途偷營截殺於成龍，事成我六人皆有升賞。不料六人被殺，我二人被擒，所供實言，並無半點虛假。」皇爺聞供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未及開言，於成龍復又奏曰：「那番王侵犯邊界，原是索國老同田兵部合謀勾串，並非番王本意。吾主若不信，現有番王之弟前來進表，現在朝門，宣上殿來一問便曉。」皇爺問：「那番王之弟何名？」於公回奏：「他名喚狐狸豹。」皇爺遂吩咐把蔡英、段成押在殿下，宣：「狐狸豹上殿見朕。」

那狐狸豹聞宣，雙手擎表，上了金殿，雙膝墊地，跪在丹墀，見了聖駕，獻上表章。皇爺閃龍目把表章閱畢，遂向狐狸豹問曰：「你家王兄叛朕，朕躬並未虧負你國，所有貢物多少，朕不較量，薄來厚往，朕未負爾國，為何興師作反，犯朕邊界，擾亂中朝。理當滅爾之國，朕躬久存仁慈之心，寬赦爾等之過。」狐狸豹口呼：「萬歲仁德，皇帝聖明。非是番兄王生心擾亂天下，乃是皇爺朝中索國老差派張英下書吾國，言說元帥白玉已死，石林棄職無存，朝無能將，若領兵奪取我主江山，易如反掌，那時平分天下。這有所下之書。」遂把書呈上。

皇爺即刻吩咐指揮使把索艾、田貴拿上殿來。指揮使遵諭把索艾、田貴從殿角下綁至殿上，摔在塵埃，只摔得一陣發昏。皇爺怒問曰：「朕躬待你二人言聽計從，你二人苦害忠良，朕哪些虧負於你，你竟敢盜賣朕的江山，是何意也？」索艾、田貴閉口無言。遂降旨把二奸賊綁至午門斬首示眾，抄滅兩人滿門家眷。

忽見從宮中出來一位女子，身穿青衣，俯伏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，罪妃保索艾，只求全屍，以盡父女之情。」皇爺聞索妃之

言，心中躊躇不決，欲待不准其本，以絕倫常之理；若准其本，又恐文武大臣不服。正在兩難之際，張公、於公、馮相口呼：「萬歲，皇妃本保國老全屍，論國法罪犯千條，即分屍萬段，適當其罪。但娘娘情面，留於何處？依臣等所奏，倫常不絕，於臣等無愧。將索國老放回，囚在高牆。」皇爺允奏，口呼：「梓童赦你回昭陽。」索娘娘謝恩回宮去了。

遂命番使回國曰：「回國傳諭，你家國王若再叛逆，朕定滅爾國。」狐狸豹謝恩回國去了。

皇爺復問群臣：「索艾、田貴有彌天大罪，當滅其九族，依眾卿怎樣處治方合法律？」於公口尊：「吾主，律例中云：『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一罪過。』田貴倚仗索國老賣國求榮，抄滅其家，若不抄滅國老府，恐其眾口難調。」皇爺問：「令何人去抄二家人眷？」於公奏曰：「白玉、石林，還有隨征戰將常剛、朱泰、韓忠、李同澄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皇爺聞奏，遂刷了一道旨云：白玉、石林官復原職。帶五百侍衛抄滅索艾、田貴家口財產；常剛、朱泰、韓忠、李同澄戰陣有功，封為守備之職，帶領五百軍隊，前去捉拿張英，就地正法，抄滅全家。

眾人謝恩領旨退下殿來，各辦事去了。

只見監斬官把田貴首級來獻，聖上驗訖。

皇爺又刷旨意一道，赦彭朋出刑部監到金殿謝恩。後來遇大考，楊士魁得中狀元，梁懷玉中了探花，白金童中了會元。至此終篇。後人有俚言，云：

同朝居官保君王，奸佞亦言是忠良。
作事不密機關泄，方知忠奸兩分張。

又云：

中原不保屬異邦，萬世遺臭害忠良。